

六田詩選

輯三 2001-2010

寄自北京：六月四日晨歌

1

鳥鳴寂靜迎來這一天的早晨。
熱風已經開始；一些人騎著自行車
如常上班，突然被巨大的道路轉折。

熱風在剝挖，很快我的黑衣下將空無一物，
很快我將用生鏽的刀子，撐起我的肩膀
然後被空氣疾速洞穿。熱——

冷。鮮血流濺猶如長河盤轉，
我站在光華奪目的長安街口，伸出頭
像一隻飛越漠漠冰川的大鳥。

一些人的輪輻攪轉我的心臟：但他們
不能取代它們——那些堅硬的鬼魂
在熱風中劈啪作響——從容地爆裂。

我啣起這些散落在廣場每一個角落的
風箏的影子，像啣起一粒粒種子。
它們熾燙著，將妊娠一個浩大的黑夜。

旋即把這一天飄起，插入風和幡
廣闊的切面之間。我側著翅膀滑翔

衝撞——一個少年仰起頭承受的藍天，紅

從他胸前的白布、我攥緊的爪中迸發。

2

除了羽毛，還有甚麼從我胸前剝落？
熊熊烈火分裂，震動正午大街上的鼓，
鼓手們以陽光為衣，目光如鷹隼。

時間呼啦著掃過，利刃破開了，
巨石羈絆那纏繞的鐘鏈。走在王府井、
後海、地安門大街上，齒輪輾磨著一個迷宮，

道路森然。可供我刺瞎了雙眼
筆直跌落。請問你——在門檻旁沉睡的老人，
在大門後面，拿著冰棍凝視我突然失蹤的人！

是甚麼捲進了我轟鳴著的空腹？
伸手向熱風中扯出一塊紅布包裹，混同了
那一絲沿著脈絡刺入了骨骼的血——

彈奏著像一根弦，彎曲了束緊。

3

如果我是早晨，我需要進入黑夜。

如果我是熱風，捲起碎石，我將砸破自己的頭骨。

如果我是死者，我的骨灰將在水泥深處飛揚、閃爍。

2001.6.4.

六月流人歌

六月三夜已有野蠻雨
痛毆我的記憶。
謝謝，我並未忘記。
碎鏡般街道，彎刀般鐵軌，
蒙面解差押我，替你罪。

六月四日雨傾城
墨猶黑，層疊渾濁歷史
在我臉上刺字。
叫一聲解差，我們無店投——
馬腹下的黎明一片荒蕪。

六月五日，烈日嚴，遊人醉。
只剩我坐火車上京，
美景中執行自己的刑罰。
你卻愛上了十二道金牌，
汴京路上道道催。

我們赴同一場宴會
——隨一聲喝彩，熱血迸飛。
且唱故人歌一首：

「不是丁令威，不做王子喬。
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2005年6月4日 九龍至北京火車上

錄鬼簿（組詩選）

錄鬼簿·海子

（詩人，死於1989年3月26日）

我死於死亡之前，洪水
提前分開了我，列車
只經過我的血跡，只帶走
我的饑餓，推向燦爛的湖面。

如今我就是大湖上栽種幻像的那人，
我就是把鐵軌一一引入水面的野花中
的那人。我滿目都是生命
像把臉埋入野花中的山羊。

洪水從山海關流漫到龍家營，
那是子夜一點。哦，黑夜
請原諒我的詩一點也不晦澀，
請原諒這身衣服，比黎明更藍。

如今我聽見七十天後的槍聲只是寂靜，

我看見二十年後的塗鴉只是潔淨。
那些攜帶我的死亡到處行走的人
他們是一隊蜻蜓。

那路上的青草盡枯！紅鏽
混入了泥土！我手捧一堆漢字：
一堆「生存」的同義詞，
在黎明的微寒中燒掉了紙做的衣服。

洪水從荳蔻地流漫到汐止門，
那是凌晨三點。哦，黑夜
請原諒我的詩一點也不悲傷，
請原諒這身衣服，比黎明更貴重。

2009.3.21

錄鬼簿·尚小木

死於1989，生於1989，
當年，他14歲，逃亡之路盡封，
今年，我20歲，網路之路也盡封，
歧路上亡羊，也盡瘋。

死於1989，生於1989，
當年，我14歲，市政府廣場上
傳閱一張虛構三十八路軍的捷報，
歸途把褪色橫幅扔進洪水滔滔。

但這聲色俱厲之夏，暴雨也無法洗刷！

今年，我34歲，滿抽屜也找不到
一件白襯衫！原來我是長安街上一輛公車
早已自焚——

於是死去，死去，就是在薄暮中飲風，
剩下來發黃的飄帶挹一地輕塵；
於是活著，活著，就是清潔血污的廚房，
和豬打架、演習死亡的團體操。

我的怨靈馴領群鴉，佔據了板樟山，
山下，就是逃亡澳門的地道，
我點數蛾子的數目，水中鼠的數目，
我給所有生者夢送去滿山火！

生於1989，死於1989，
如海棠花，如一首絕句——深歌。
清明世界雪紛紛，路上有人未招魂。
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夕燒雲。

2009.4.19

錄鬼簿·駱一禾

（詩人，1989年5月13日因參與絕食在廣場暈倒，昏迷18天，5月31日於天壇醫院去世，可能是「六四」運動的第一個死者）

熱風剎那抱緊我的頭顱，親愛的
我仍記得，這腥甜屬於海，

不屬於廣場上金色塵土。然後
我便在二十年黑河中擺渡亡靈。

十八天昏睡中升起我的渴，親愛的
我仍記得，熱風穿上了你的連衣裙，
裏面是裸體燙滾。然後船舷下
酒醉的泳者，為我卯緊了星星的柳釘。

是我從他胃裏撿起那兩個橘子，
從他的動脈裏撈起一株向日葵。
是我向廣場投下日晷般長影，
為你們、還有他們，最後一次校準時間。

請叫喚我的名字：卡戎。黑夜裏
是誰血流披面？我情願這染紅的
是我的白衫——請原諒這一身衣服
比原諒更輕，比死更晶瑩。

親愛的，我愛上了這最後的鐘聲，
它在每一個死者的血管裏繼續轟鳴。
今夜是詩歌最後一次獲得光榮！
而我們將第二次穿過同一個深淵。

隨後是磬擊四記。軋軋的鐵履不是一次筆誤！
不是和我無關！魚們眼窩裏的青銅
不再夢見地安門。請叫喚我的名字——
我不是你的愛人，我是水中折斷的旗桿。

2009.5.2

錄鬼簿·老木

（詩人，天安門廣場學生組織宣傳部長，六四後流亡法國，傳說他一度瘋了，在巴黎行乞、睡地鐵車站，如今情況不明。）

巴黎，你瘋了，我還活著。
在中國找不到中國，
就像在巴黎找不到巴黎，
但是在1989年我找到了1789年的雨。

巴黎今天的陽光無罪，
魍魎們也游泳在燃燒的粒子海。
我也是藍色的，但不再追求忘記，
痛飲著這微醺世界，如瓶中魚。

二十年後，在巴黎我只認識八大山人
不是杜布菲。我曾經是杜布菲，
全身是灰色堆就的塊壘，再刻出一個鬼臉；
但現在我就是老木，長出了雷點般蘑菇。

我在月台上吃我自己，
目睹二十個、二十個中國人成團過去，
他們已經買下噩夢與LV，他們終將買下
北大和巴士底，買下我被竊的一部鬼魂史。

我已經埋得深了，頭上是整個世界的屍骸，
總有青年挖脛骨為橫笛輕吹。
我不出來，我在地鐵站裏走了一萬圈，
一萬圈都是黑絹花編織——

走成一個廣場，為我自己。
我再次在水面上寫字：
一部沒有聽眾的宣判書。
但是我能聽見——我長出了烏雲般木耳。

2009.5.24-25 巴黎

錄鬼簿 · 終章

（給所有死於1989年6月4日的青年）

我靜懸在安哥拉山脈上空
不再能承擔你這第二人稱的重量：

我飛過鍍銀的大湖，眾雲在垂釣，
繼而流變，證明這是地球：一顆星。

你死於其上，死得其所。那一天
沒有風，沒有雲，細微的一聲雷也被你帶去。

你仍能記住這星球上溝壑縱橫，
如枯筆墨，舔之舌頭有血。

於是你的死不是某個無名者的死，
你倒下激起的塵埃將使空氣中飽含了雨的分子。

雨中光芒乍現，我是躬耕它的犁。
空弦在夜機腹中響起。亂雲不肯和諧。

2009.5.6 迪拜至羅馬飛機上

樹葉曾經在高處

密不透風的城堡裡閃動的光的碎片
並非為落葉而哀傷
它閃耀，照亮著葉子的歸去
一個季節的遲到並未帶來鐘聲的晚點
笨拙而木訥的拉動鐘繩的動作
也不能挽留樹葉的掉落。你見證了死亡
或你已經看見所有生命歸去的蹤跡
它是距離或速度的消逝，是鐘聲
敲鐘的拉繩和手的消逝。大地並非沉睡
眼睛已經睜開，它伸長了耳朵
躁動並在喧嘩的生命，不要繼續讓自己迷失
大地將把一切呼喚回來
塵土和光榮都會回到自己的位置
你也將回來，就像樹葉曾經在高處
現在回到了地上

2002.5.6 牛塘

和G同看《天安門》

這夜半三更時
充滿秘密感地觀看
看到了我們的老師
看到了我們的校友
看到了我們的同學
但是沒有看到
你和我

憶往昔崢嶸歲月稀
騙我在宿舍等你
你卻意氣風發地遊行去了
堵我在貼出北島詩篇的路口
用斥責提醒我
我是幹甚麼的

為甚麼我會在半年之內
第二次獻血
我的400CC
流到哪裡去了
親愛的
只有你瞭解
為甚麼我會在畢業照上
虛胖得像一塊
新鮮出爐的麵包

借此重溫一場革命

並試圖做出今天的重估
慶幸我們當年
共同做出的樸素抉擇
我們當年所做的
只是兩個革命群眾
為自己而做的
在此之前以及漫長的以後
我們早已厭惡了
對立雙方的政治
以及政客的口臉

你哭——
在這和平的夜晚
為攔在隆隆坦克面前的
那個偉大孩子默默而哭
你哭——
我不攔著你
只是暗自思忖
這場革命對於
你我的意義——

那以後接踵而來的
輕浮歲月中
風花雪月多
注定相伴永遠的人
必有共同穿越的
如上風景
革命為愛情而發生
生死相託過
兩老無猜者

2002

野 草

在泥濘陰雨的柱子旁
在荒原
在久等不來的火車站
在地獄的大門
繼續生長

在燕子與烏鴉的合謀中
在狼孤獨的睡眠裡
在豬圈
在蛆蟲蠕動的臭肉間
繼續生長

在逐字逐句的閱讀時
在困倦關頭
在極度可恥的愛情黑煙裡
在火葬場
繼續生長

在陌生的人群中
在背叛的手臂擁抱裡
在蝸牛的恐嚇下
在啟蒙的枝葉交叉遮蔽處
繼續生長

在老鼠的教誨下
在時間的魔咒中
在諷刺的真誠裡
在難忘的春夏而非春秋
繼續生長

在四月
在五月
在六月
在十年加五年以後
繼續生長

2004

六 月

所有的日子
都繞不過「六月」
六月，我的心臟死了
我的詩歌死了
我的戀人
也死在浪漫的血泊裡

六月，烈日燒開皮膚
露出傷口的真相
六月，魚兒離開血紅的海水
游向另一處冬眠之地
六月，大地變形、河流無聲
成堆的信札已無法送到死者手中

2004.6.9

晴朗的天空上（組詩）

1、晴朗的天空上

晴朗的天空上
種植著一株單色的向日葵

那是傀儡們的耳朵
預報下一次地震

在地震來臨之前
天才們的雙腳還在地面
爬行，他們的雙手高舉著
像綠色的枝和葉

只有我，拖著長長的根鬚
走向更深的黑夜
走向另一處埋葬帝王的宮殿，那裡
有「我的領地，我的蘇打」

2、我在自己的房間裡

我在自己的房間裡
找到了死者的位置
牆上的鏡子張開大嘴
一字一句吐出帶血的供詞

一杯茶、一縷碎髮
眼中的沙礫
我痛恨發病的牙齒
咀嚼被疏遠的真理

黑夜展開想像
報復這張沉睡的面孔

3、我關閉了白晝

我關閉了白晝，進入了夢鄉
我關閉了黑夢，我醒著

我捂住耳朵，血在反抗
我詛咒上帝，無人理睬

飛鳥衝來，啄傷
我的眼睛，惹我發怒

雷電給我重重一擊
我仍能聽見自己的尖叫声——

結束吧，脖子上的傷口在潰爛
螞蟻從四面八方趕赴我的墓地

4、病人張開大嘴

病人張開大嘴
表達痛苦的尊嚴
思想在胃裡活著
等待製造下一次饑餓

無休無止的性欲
被克制，一張小小的白床
竟然被無聲的戰爭折磨
青春期的眼淚濃縮成一小瓶

鹽水，吃力地射入衰老的血管

5、舌頭吸進去一口涼氣

舌頭吸進去一口涼氣
一團冰冷的咒語含住
像水管鑽進堅固的樓房
每一戶人家都住滿喘氣的病人

我的罪惡只有我自己
知道，我的牙齒
向牙科醫生保守了所有的秘密
此刻，只有我的嘴唇還活在世上

6、用你的雙手，輕輕握住這裡

用你的雙手，輕輕握住這裡
大腦的方向，殯儀館上空的濃煙
我們駛向同一座宇宙

人類從他們自己的灰塵中
誕生，再繁殖更多的
灰塵。用你的雙手，輕輕撫摩這裡

7、廣場上升空的氣球

廣場上升空的氣球

製造著視覺新的疼痛
那一刻，宿命已無法
將它們喚回，像體內的垃圾
沉澱，輕鬆地逃離

咬碎岩石的風
又開始咬碎自己的名字

8、螞蟻小心翼翼地哭泣

螞蟻小心翼翼地哭泣
我說
那是我的眼淚

在你小小的脊樑上
體驗
最偉大的夢想

2004.7.13

混沌詩篇

六月一日

進去，古牆在身體裡
我們進去，為了棲居
在深處，像汲水的井
等一個跌落，一個，波紋與顫動
蛇在它們的集會上不停地發言
每句話都有兩個方向：
這是尋求判斷的時刻，只有一個決定
將被我們遵循，其他的都是錯誤
（我不知道我們所犯的錯誤
會是如此深重）
像一雙孩子的腳陷入淤泥，他只有哭著轉向母親
當淤泥在我們腰際，她將我們踩至肩頸
兩個發狠的母親互相對峙著
在一座四十四萬平方米的廣場上
她們都失去了，她們僅有的兒子，這不幸
離我僅有一張供桌的時間
我毫不諱言我是你的
一個叛變的兄弟
在二十年的苟活中，絕望已經失去，絕望已經失去。

六月二日

我試圖喚醒，被釘死的鐘點
在晚上十點半，在貓頭鷹和田鼠的十點半
人們走上街去呼喊，為了自由
人們首先讓語言是枚子彈
其次才是血和痛苦。
但我，連自己都不能喚醒，玻璃和鐵
它們組成消音器，任何一種聲音
都只是為了返回自己的身體
儘管針尖已經落在我們身上
抽搐在臉上十分明顯，我們被孤獨驅趕
每一條街都很擁擠，羊群
沒有羊圈可回，牧羊人都在外面
抬起他們的手，揮響鞭子，天空中有無數雷聲
從母親們的哭聲中傳來。
一支黑暗的隊伍正在閃電中行走
我們必須沉沒，沉到遺蹟中去
自由，他必須是個青年
他得愛著寬恕。

六月三日

放下簾子，我聽見外面的吵鬧聲
機槍和燃燒瓶，坦克越過四座古老的城門
自行車的鉸鏈斷了，人群都在地上
像一群失去領袖的昆蟲
被包圍了，石頭和石頭，樹木和樹木
沒有人說自己從哪裡來

來的地方已經被佔領，被抹去，我們現在需要一張席子
包裹自己的身體，當它呼吸微弱時
死亡是何其輕信的事情
在奔跑中仆倒，羚羊沒有越過流彈
從空中直接墜落，像星辰
像母親手中的線團無聲滑落，滾動
火爐裡映著你的臉龐，多麼年輕
我說姐姐，你們這是去了哪裡

六月四日

六月將被賦予更多的雪，熱的
像火燄般著魔的雪，滾沸了
它們的六個棱角都是矛尖，都是刀刃
在黑夜中固守城池的人們
不需要更多武器
你們冷靜，冰在血管裡，電流
在穿經走脈。
墓碑邁著雙腳走過來，讓你們刻上名字，它離去
走到人群中去立在人群中間。
沉默是頭顱和手，你們沒有抬起另一座
雕像，在自己的靈魂之前
血流出來，已經是條河流
滲入我內心的已經不止一條河流
這個民族新的恥辱
根本不算甚麼，他之所以是今天這樣
是因為他曾經這樣。

2005年6月

木 樨

經常見到木樨這個詞

但是一直不知道木樨是一種甚麼樣的植物

我常常把木樨想像為木頭橪子

那種在農村的牆上經常見到的掛東西的橪子

後來我才知道

木樨

是一個地名

在中國的首都

想起木樨地是北京的一個地方

想起木樨是木頭橪子一樣的東西

我就想像到

北京的那塊地兒一定曾經轟轟烈烈地豎立起來

像一面巨大的牆壁

長出密密麻麻的橪子

掛滿了甚麼東西

就像農村年關時掛滿的豬啊牛啊羊啊甚麼的

過年的犧牲品早已消失

但是

十六年了

還一直掛在我腦海的想像裡

2005年6月20日，華東師範大學

原載《詩參考》總第25期，北京，2007年8月

2008年6月4日，在南京

早晨起床的時候，我發現變得陽光燦爛了，
午夜的一場大雨，猶如一場秘密轉瞬被光明擦拭而去。
南京，總是彌滿腐朽的氣息。
曾經，在一場初春的新雨後，走在厚厚的落葉上，
散發出的刺鼻的氣息讓我和胡弦不約而同地使用了同一個詞語：
腐朽。
南京充滿了過多的逝亡者的紀念地，中山陵，美齡宮，雨花台，
渡江紀念館，三十萬大屠殺紀念館。
這場春夏之交的夜雨，又把十九年前的血腥味道激蕩出來，
南南北北，蔓延千里

十九年了，
假如他還活著，現在呢，已也到了不惑之年，
他看到那些倖存者與苟活者一樣，很幸福，歷史清白地活著。
假如再讓他重新回到青春，他又會做何打算？
如果死意味著新的時代的開始，
那麼，今天，新一代，也已經十九歲了，已經長大成人。
他們的腦袋，一次次被頻繁地刷新。
異常純潔。

今天，你看我，跟俗人沒甚麼兩樣，
依舊是老樣子，上午十點起床，一日三餐。
跟大街上的人、辦公室裡的人、課堂上的人沒有甚麼兩樣。

我在內心懷揣一隻血碗，在碗裡植一盞小小的燭光。

穿過內心的廣場……在正午……我忽然感到一片黑暗……
一陣虛脫……我努力把血碗端平。
我努力裝得跟大街上的人、辦公室裡的人、課堂上的人沒有甚麼
兩樣。

2008年6月4日，東南大學

原載《詩歌與人》總第25期，廣州，2011年2月

悲愴四章（選二）

第2章：土豆

—

土豆！當我使用文字來敘述

你小小的黃金內部所包容的無邊的黑暗
殘酷的春天已接近尾聲

我坐在潮濕的地上
一盆土豆伸手可及
讓我品味到文明的虛妄
與每日的腸胃之間多麼遙遠
在存在的真實層面上
我已看清這二者之間相隔無數河流
謊言的河流
愚昧無知的河流
在人類的額頭上滾滾流淌
只有土豆，這金色的鳥兒
悄然地穿越而過，一日兩餐
停留在我冰涼的嘴唇邊
使我的饑餓
有了一塊石頭的閱歷和創痛。

我真怕如此已玷辱了你的高貴，土豆！
來自土地母親懷中的土豆
發芽的、被蟲蛀過的土豆
你目睹了一個生命在最慘澹的時刻
呈現出金子般的光澤
你默默無語地賜予我的
比這個世界所能給予我的全部還要多。
我突然想起一幅油畫
食土豆者圍桌而坐
燈光如豆，饑腸如鼓
在荷蘭，在十九世紀
也許就是我此刻的寫生

人啊！當時空崩塌，萬物消逝
只剩下你的空胃和土豆獨自面對
你就會在一道奇異的金色光芒中
看到雍容華貴的土豆
以王者的氣度
圍繞你的昏暈翩翩起舞……

二

一間房子在地球上
我坐在這間房子的陰暗處
伸出蒼白、細長、神經質的手指
去剝土豆的皮
我掐掉芽瓣，挖去蟲斑
把撕下的皮小心地堆在一起
作為午後的點心

我要把它珍藏起來

盆中的土豆冒出淡淡的熱氣
像一座海水包圍的小火山
我俯身其上，冰涼的肌膚開始暖和
在這間幽閉的小室內
我久已記不清
太陽最後一次照耀時
我如何像一個紈袴子弟
無視白天，讓百萬財富從手上白白流失。
現在，從發抖的嘴唇
到熱烈的土豆
大約只有十幾公分的距離
至少在這一距離之內
我是幸福的！

這中間，季節和生命瞬息流逝
高高的鐵窗外
昆蟲、落葉和雨雪次第飄過
哦，流淚的詩歌！哦，夢中的家園！
只有土豆的金色光芒
把這一切串起來，像一串金鑰匙
掛在我的胸前
使我不至於永遠迷失

三

土豆！我現在坐在你的面前
屏住呼吸，像一個

來自外省的窮孩子去晉見帝王
不敢有任何輕薄之舉。
一種與生俱來的敬畏
突然間使我忘記了饑餓
我四肢乏力，雙目無神
紫霞祥雲中我聽到一支聖樂
從天而降
喚醒了另一種更加致命的饑餓

這種饑餓與牙齒和消化無關。
這是一聲鐘響，從德意志黑森林傳出
點燃了聖徒們的狂歡
這是一場大雪，從西伯利亞南下
覆蓋了最後的一塊大陸
這是來自黃金內部的謊言
腐蝕了眾多天才的大腦
這是源於太陽深處的黑暗
吞噬著大地上最後的火種

這種饑餓！不是因為沒有食物
而是由於食物過剩。
食物之口，在於饑饉。
傾吞了百年的人性、良知、正義
一代又一代青春、夢想和血肉之後
我看到了又一場饕餮豪宴
在全球最大的廣場上悍然擺開。
這場豪宴啊
它所帶來的更深、更徹底的饑餓
使一個國家淪陷其中
不斷地被卑視、被拋棄、被遺忘

從古到今
嘔吐著無盡頭的胃酸和孤獨。

四

面對土豆和饑餓的槍口
我無法選擇，哪一種
對我更加仁慈。
我不知道
人類需要多少歲月的咀嚼
才能將這饑餓一點一點地消化

而土豆，你帶著大地溫熱的土豆啊
我除了你
還能依靠誰
來繼續我的生命和歌唱！

啊！黃金的土豆！金色的鳥兒！
親愛的太陽的使者！
金色的夏季即將來臨！

我閉上眼睛
深深地吸一口氣
我伸手取食
輕輕地咀嚼，細細地品味
以一個世紀的速度狼吞虎嚥。
最後把落在地上的碎末揀起來
放入口中。

暮鐘敲響了

食土豆者安睡了

他的內心充滿了對上蒼的感恩。

1991年初稿，2005年修改

第4章：罪與罰

那年路過唐山車站
如路過二十世紀司空見慣的圖景
大地震遺址赫然，傾斜的屋架赫然。

路過這裡，看到昨日之自己
在三分鐘之內
經歷了地質編年史上的全部戲劇。
生命有多麼榮耀
那排山倒海的震盪就有多麼的輝煌。
瞬息間凝固的死亡
比古代的凌遲和現代的焚屍爐
更具備後現代的藝術感。
幾十萬具生命的呼號
臨難時的萬念俱灰
再一次驗證了上帝的不在場。
是的，一個世紀以來
他對於我們，總是不在場
總是唯恐避之不及。
我深知其中的原因，但又怕它真的是這樣。

世界再次被震驚。可是
幾個小時後，伸出的援手失望地垂了下來。
其實此刻，死亡正像無邊的潮湧
每一分鐘都在我們賴以存活的國土上
肆無忌憚地展開：
在每一個山谷、每一條河流
在每一個單位、每一戶人家
在礦井下、在長安街、在被拆遷的宅院前
在集中營裡、在秘密刑場
在我們怯懦的內心
它談笑間手起刀落
十步殺一人，千里不回頭。
書籍上的蒙蔽和話語中的蜷曲
我們早已習慣。
當一個國家以死亡為正常呼吸
毀掉一座小小的唐山
只不過是偉人臨終前的一聲歎息。
消息在報紙版面上被輕易闖割
然後迅速地堆在新聞的垃圾山下面
人類的生活一切照舊。

我的犧牲註定與歲月無關痛癢。
一隻蜥蜴爬出潮濕的洞穴
在崩潰的堤壩前發愣。
一群鳥雀逃出失火的樹林
在熾烈的火海上墜落。
我站在這裡不知多少年了
這裡沒有空氣和水
只有一副屋架似的骨骼
從地層深處兀然伸出

像一隻手在論證著甚麼。
其實除了必然走向滅亡，或早或遲
我甚麼也論證不了。
那骨骼之上長滿黴斑似的
密密麻麻的眼球
我的眼球和我的同胞們的眼球。
它們看到了一切，並經受了一切。
但一個衰老的聲音在說：
你們看見的，都是不存在的
為了偉大的遺忘
我要毀掉所有卑微的記憶。

載滿遊客的特快列車駛過唐山車站
我聽到人們照例唱著
幸福的歌謠。

經歷一次地震
如經歷一個世紀的露天電影。
路過自己的遺骸
就像路過內心的審判法庭。
死亡在幾分鐘內
已經走完了它的全部歷程
多麼輝煌的史詩！
久久地徘徊在這裡的
是眾多在浩劫中失去了面容和記憶的肉體。
那擁擠在地獄之門的景象
是但丁當年所想像不到的。
我憑空在那廢墟之上
舉起白森森的殘骸
如舉起一顆天地之心。

同時，我又在擠滿遊客的車廂窗口
欣賞著一閃而過的奇異風景。

物質的毀滅和靈魂的死亡
確實不可同日而語。
我是演員，又是自己的熱情觀眾
我是預言家，又是夢境遊戲的參與者。
世界的圖像被刻錄下來
所有的人
都無法否認他自己不在現場。
經歷過了，可是失去了記憶
這已經是我的原罪。
而看見了，又不敢說出
在良知上必須罪加一等。
一次次死去
但又一次次苟活著
只有我才知道，這是何等的罪責！
現在我渾身冰冷地站在這裡
無助、茫然，失去了
為自己辯護的資格
只剩下那種滔天的恥辱感
像億萬個紅血球，在內心淹沒我
作為一個人僅存的高貴。

我只不過偶然路過唐山
偶爾的在一個巨大的死亡靈前感到寒冷。
廢墟之上，赤裸裸的謊言
和無所不在的暴力
像野草一樣在瘋狂地生長。
顫慄之中，我看到

一座巨大的千年之城像積木玩具
靜靜地塌崩。
它所揚起的塵土遮天避日
天堂的光線暗淡了
再也無法打亮眾人的額頭
和那唯一的逃亡路徑。
一切就是這樣，也只能這樣：
我們永難拋棄的正是我們深深畏懼的。

而預感總是切骨地存在：
在世紀末，或者世紀之初
一場更大的震盪將帶來最為徹底的死亡。
到那時
國家、人民和我們唯一的家園
將不得不連同
正義面具下的邪惡和權力武裝起來的私欲
一齊玉石俱焚，同歸於盡。
白茫茫一片大地真乾淨
星空之下
萬物滅寂。
難道只有這樣
才能宣諭造物主最後的懲罰
和宇宙間的公正

2005.9.9 改定

原載互聯網《博訊博客·獨立中文筆會·力虹文集》

異鄉人的秋日

1

在秋日的哈德遜河邊
火車逆流而行
滔滔景色捲起
遊人悠遠的瞭望

岸邊的殘堡閃掠
群鳥嘩啦飛揚
移民者開墾疆土
原著民流離他鄉

黛色的山巒
被殘陽籠罩
迸火的車輪輾出
異鄉人黝黑的憂傷

2

帝國的秋日
易拉罐廢棄
人民依然焦渴
高聳入雲的黑煙
席捲GDP沉灰的天空
在通往地球的咽喉處
人民呼吸的鼻息淹沒

帝國的群馬狂奔
人民的莊稼被收割
不可啜飲的污水
揮霍魚兒愛情的歡愉

在帝國蒼茫的宮殿裡
失敗的旗幟飄揚
骰子弧線般拋擲，尖叫
廣場上向日葵狼狽而逃

2005

突 然

昨天，也就是正月初一
我正在樂趣園某詩歌論壇發帖
突然，彈出了一個對話方塊：
「你被查封了」

記得去年
也就是創建和諧社會的去年
我正在車間幹活呢
突然，組長走過來告訴我：
「你被辭退了」

還有呢
某年某月某日的某個深夜
（大概是「六四」過後不久吧）
我正在燈下翻書
突然，家裡闖進了一群人
其中一個著警服的把一張紙
朝我面前一亮：
「你被逮捕了」

2006

老 歌 —— 邊聽歌邊敲下了這首拙作

聽一首歌吧

一首老歌，因為我也老了

而五月是青春的五月

是五月的鮮花和鮮血

一首老歌

讓我回到五月

回到鮮血染紅的風采

回到激情燃燒的歲月

回到虛擬的炮火和硝煙

回到記憶的愛人的懷抱

回到一首歌中，回到真實的

現實生活：春夏之交

天氣尚好，吾心亦然

尚能飯否？老驥伏櫪

2006

人們……

人們往榕樹下埋下髀髓
然後在瓷片上刷上存物
而夜鳥迷惘過幾層
俯銜你臂的導引

兀突的飛盤蹦響於火輪
岸上有樂隊向它致哀
石頭波濤嬉耍定形
細鉛筆能忘掉它走出之地

鵲鷗凝成的血方塊中
我仍記得你紅娑羅的手臂
夜晚搖著頭的白碩頭
傳彼著另一世界的汐咒

棕鳥骨架棄於開水壺祭台
兩個板塊喉嚨噬噬
灰塵之桌車廂的咍悸
你行過訥克索斯那段小路

2006.5.23-6.3

原載《蜀道》第1期，成都，2011年

水薄荷敘事詩（一）——現實哀歌

履帶下血紅的泥濘

是

一月的梅花還是六月的槐花？

鋼鐵縫隙間擠出一張臉的茫茫

旋入石頭的漩渦

當你走過不會絆住你的腳步

當你突然記起 甚至有一縷幽香

甜甜絞著喉嚨

當季節複印一片片碾平的花瓣

讓你不知死在哪次

哪個清明雨聲不在縫合絲綢的眉眼

你的驚愕 「撲」地濺出時

複數的第一次在偷聽唯一一次

眼淚炎熱而空洞

我們走過不會絆住我們的腳步

當 褲腳下輪軸辘轳滾動

國關筒子樓裡幽暗的甬道

永遠開著燈 炒鍋的黃昏

緊倚著公共廁所凍硬的黃昏

一月的瀑布沖走他夢中喊出的名字

北風抱著照像冊痛哭

分娩般急切的死 顧不上羞恥的死

他追趕的年齡迎著母親瞳孔中
放大又放大的雪花

六棱形晶瑩的冷
藏進刷新病房的梅花雨
震落如彈片的槐花雨
你是否能認出？
被否認的白撐脹年年滋長的白
被否認的肉體
凝結下水道中的凝視
你是否能認出？

我們是否能認出
圍觀的星星間
（女巫說）成群輪回的親人？
被毀滅不盡的歷史締結為親人
一塊黑色大理石墓碑深處
母親掠過 今夕何夕
掠過 家庭輾轉 履帶輾轉

夜砸開小屋的窗戶 田野盯著他
回來找 炕桌上亮著的鬼火
一個卡在碎玻璃間的初戀
給地磚漫上薄薄的雪花的沙子

倒映牆上一塊耀眼的白斑
小黑狗剝皮時的慘叫 被釘著
繼續慘叫 斷壁殘垣一如對稱
別人越看不見的越令他如醉如癡

離開的日子都是清明

雨滴細數

雨滴內微雕成顆粒狀的宇宙
淋濕的白布條上字跡依稀
玉砌台階下垃圾堆星閃著校徽
自行車腥臭的骸骨

絆不住你因為你不知死在哪次

月光失蹤式的存在多次

忘 性感女兒似地長大
只有一個故事的生命讓我們暈
我們太多的故事 每本書

夾著一枝含鉛的紫丁香

不變的體積

不停抽出一株植物裡

更空虛的美

再來 房間才空了 情人真的走了

死亡的戲劇扭歪了五官

一隻黃銅門把手 擦緊

拎起滿滿一桶鮮牡蠣的那隻手

滿滿一桶目光在霉爛的地毯上攤開

他打開的信箱有個偷換的名字

他以為是自己的地址 讀出

鬼魂就布滿舞台 斧劈時腦漿迸湧

懸頸時隨風飄飄 總不乏激情

引爆碧藍海面上一團鎂光

照耀那遠眺 一架樓梯錄製下

死者死去多年後才被還回的笑聲

哀傷地埋入他異國的自我

花瓣的眼淚
該驚愕花瓣的虛無
滲出廣場稿紙的眼淚
該驚愕 一行詩蛻變的虛無
世界不多不少是塊封死的石板
你該哭你的忘 我們忘了又忘
才配上哭這不動的動詞
用不停的哭演繹不哭
用人性本來的潮濕
拒絕添加更多潮濕

藍天開足馬力馳過
履帶重申

所有死亡說到底無非一個私人事件
躁響孩子們金屬的舞步

線民 臥底者 處境廠商 交待材料的花匠 老大哥
艾滋村 黑煤窯奴工 塔利班 裸體飛翔的瑪格麗特
革委會 超級粉絲 G20 Ground 0 盜墓者 搜查者
柬埔寨骷髏 人間蒸發者 杜撰日曆的人 造句的人
我 任何人

回到表面總不太晚
一場雨攜來河谷的幽暗
朝南的窗戶都濕了 清苦的肖像
似曾相識中一株水薄荷靜靜佇立

野鴨橘紅的腳蹼 蹬開他
水聲簌著水泡的空心珍珠
綠的舌尖倒唱一首黯淡下來的輓歌
尼祿媿美楊廣

水之茫茫
他蘸啊吮啊她開花的粘液
漂的手指 浸進月色和這首詩兩個表面
一滴水之內的茫茫

虛構的哀悼鑿穿一月和六月
蕊 時而梅花時而槐花
在無數臥室的特洛伊
空出一件扮演女性的白袍子
死者的月亮傍著簇新的牌坊
夜把玩它的形式
一架擺進周年的照相機拍下
不在
和母親鏡框前的燭光一起
和釘牢一座城市的燈火柵欄一起
高高的亭子中
暴露著性交
原地陷進黑暗

沒有訣別的訣別
在一座書寫的橋上 看一條河
用無數自沉慢慢釋放出渾濁
躲著釣魚的人正被鉤住上顎

沒有現在的辭
擺進石珊瑚裡的三億年擺在
他桌上 腐爛的獨一無二
對應藍天上一場靜靜精巧的解散

沒有甚麼不被倒敘